

女排队长周苏红和汤淼的患难爱情

周苏红，中国女排国家队队长，被誉为目前国家队中技术最全面的一位。她不仅长相甜美，而且爱情也令人羡慕，她和男排主力汤淼是一对人见人爱的排坛爱侣。但是在去年夏天的一次训练中，汤淼突然遭遇了桑兰式的命运，颈椎被摔碎，整个人陷入重度昏迷……

周苏红身挑女排重担，无法前去照料丈夫，她强忍无法想像的压力投入训练，心中默默祈祷丈夫能尽快站起来，两人可以一起像以前许诺的那样，去完成2008年奥运会的愿望，去继续他们来之不易的爱情……

缘分和误会让爱意流淌

2006年夏天，国家女排传出一条喜讯，28岁的队长周苏红与相恋已久的男友汤淼已经在上海喜结良缘。虽然他们只领了结婚证，并没有正式办喜宴，但大伙得知消息后，还是非常隆重地为这两人搞了个派对。在派对上，一些女排队员开汤淼的玩笑：“锤锤，娶了我们的队花，心里是不是美得找不着北了？”汤淼是男排主力二传，因扣杀猛烈，有了个“锤锤”的美号。腼腆的他含笑不语，其实他心里一直记得两人相识时的那场误会，要不是那场误会，他还和周苏红成不了恋人呢。

2003年秋，周苏红与队友乘机回到北京，她们刚刚参加

完世界女排大奖赛，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微笑。但是在传送带上等行李的时候，周苏红发现自己的行李不见了，经交涉后，机场方面让她回去等消息。

当天晚上，男排有队员给周苏红打电话，说她的背包找到了。原来，男排在女排之后到达机场，这时被别人拿错的周苏红的行李已经交回到机场管理人员手中，男队几个眼尖的队员一眼认出周苏红背囊上那个泡泡图案。原来，周苏红因弹跳和爆发力突出，被队友送了个“泡泡”的绰号，她很喜欢这个绰号，因此把信物也换成了樱桃小丸子吹起的大泡泡。

这时，汤淼拿出证件，兴奋地对管理人员说：“让我们去送给她吧，我们是一个训练队的。”队友们忍不住偷笑起来，他们早就知道，汤淼其实对周苏红钦慕已久。

谁料那天晚上，汤淼的主动和热情让周苏红有些莫名其妙，“是不是有人故意拿错了我的背包啊？”看见周苏红误解了自己的热情，汤淼连连叫苦：“不是的，是我们正好看见了你的背包，所以送来。”汤淼越解释，周苏红越起疑，最后汤淼匆匆告辞，一路上都在埋怨自己的没用和笨拙。

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的集训，主教练把男队和女队拉在一起训练，先是基础拦网和垫球，之后开始进行双方的室内足球对抗赛。足球是拼耐力和体力的，女队显然不是男队的对手，开局15分钟就被对方连连破网。正当队长周苏红憋着一口气时，那足球像箭一样朝她的眼睛射过来。“噔”的

一声，周苏红整个人踉踉倒地。“对不起啊！”一个身穿7号战袍的小伙子跑到了她的跟前。周苏红强睁着酸痛的眼睛一看，呀，原来又是他！“行了，我没那么娇气。”周苏红嘟囔着，汤淼听出她有些不高兴。

事后汤淼感觉很抱歉，让队友陪着去向周苏红道歉。谁料队友们在嘻哈之中泄露了他的秘密，周苏红脸上一阵绯红。“周姐，汤淼最佩服你的发球了，今天你们可以好好切磋切磋。”队友们识趣地离开了，留下了独处的周苏红和汤淼。

这次的汤淼不再胆怯，话说得很流畅。两人把排球当鹊桥，一直聊了两个多小时。末了，汤淼告别时说了句：“我们的球衣都是7号，而且打的都是二传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很有缘分，以后我能和你多交流交流吗？”周苏红的脸瞬间如桃花拂面……

“锤锤和泡泡”的恩爱博客

打那以后，周苏红开始留意赛场上那个勇猛英俊的阳光男孩，开始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但自己比他大三岁，而且还身为队长，这“姐弟恋”的称号似乎给了周苏红不小的压力。恰逢这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拉开了帷幕，男排那里却传来坏集训，主教练把男队和女队拉在一起训练，护送从广东、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南下。共分成两个梯队，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，等与东江纵队会合了，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。”

王震与南下支队的“孤军长征”

王震是解放军中战功赫赫的胡子将军，深受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器重，作战时常手执大刀，腰挂手榴弹，冲锋陷阵。他率部征战地域之广，跋涉路途之遥，历经艰难之多，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是罕见的。抗战后期，王震带领南下支队孤军深入完成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，则是其戎马生涯中的精彩一笔。南下支队出发前有5060人，到结束时只剩1893人，可知这次任务的艰苦卓绝。

主动请缨受领任务

1944年上半年，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利，与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展开大规模局部反攻。在此情况下，为加快抗战胜利进程，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、华中的同时，抽调一部兵力向华南发展。

7月的一天，毛泽东找到正在延安附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，向他交代一项特殊任务：“最近党中央准备派900名干部到南方去，路线是经河南先到新四军五师，再南下广东，与东江纵队会合，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。因路途遥远，沿途情况复杂，想从你三五九旅抽一名称团带上一个加强营。护送这批干部南下。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王震说：“抽一名团长和一个加强营是毫无问题的，不过正像主席说的，路途遥远，沿途情况复杂，以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，兵力是否少了些？

请主席再考虑一下！”“你先回去和其他同志研究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，总之要圆满地完成任务。”

王震回到旅部后，立即找来几位团长商议，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要通过日、伪、顽军占领区，长途行军，任务艰巨，责任重大，只派一个团长去，恐怕难以完成这项任务。于是，王震再次去延安，主动向毛主席请缨：“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愿亲自带部队护送！”毛泽东思忖着说：“你去嘛，我就另有打算喽，党中央研究一下，再说。”

事隔一天，毛泽东又找王震。他没有谈南下问题，而是先仔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，然后高兴地笑了：“你们是兵强马壮哟！要告诉同志们，仗是有得打的，还有更艰苦的任务。今天找你来，就是谈这个问题的。在当前形势下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，巩固华北、华中，发展华南，就是要向河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浙江发展。作为中央的部署之一，是由你们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，护送从广东、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南下。共分成两个梯队，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，等与东江纵队会合了，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。”

毛泽东突然把话停住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他点燃一支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王震立即意识到任务的艰巨和形势的严峻。毛泽东往返踱着步子，好一会儿才停下，他异常严肃地分析了南征的两种前途：“一种是乐观的，即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，三五九旅可以在华南放手发动群众，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；第二种是不乐观的，或者说是残酷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毛泽东以极其深沉的目光，万分忧虑地盯着王震。王震说：“主席，关键的

时候，就得豁出命来，不管怎样，我绝对完成任务，您往下说吧。”

毛主席继续说：“第二种前途是残酷的，即日本很快投降，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把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，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。这样，你们孤军深入，没有根据地，斗争将十分残酷，甚至可能全军覆没，都不得生还，包括你本人在内！”

主席的声音低沉而苦涩，眼睛也湿润了。他满怀深情地盯视王震，良久，说：“王震同志，你要做好第二种思想准备……不过，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。”听到任务到手，王震激动地表示：“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都坚决地完成任！”

党中央多次开会研究，最后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，决定组成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”（简称南下支队），全支队共5060人，由王震任支队司令员，王首道任支队政治委员。

孤军血战南征北返

1944年11月10日，王震率部告别延安，开始了南征。部队日夜兼程，跨黄河，浩浩荡荡地向南疾进，曾创下一天一夜行军180里的纪录。然而，由于天降大雪，天气异常寒冷，不少人在行军路上冻伤。经过艰苦的行军，直到1945年1月29日，南下支队才到达鄂豫皖边大悟山抗日根据地，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。随后，南下支队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，并取消了两个干部大队的建制。全支队在新四军驻地休整，准备继续南征。

2月14日，南下支队告别新四军战友，向鄂南挺进。前进方向最大的障碍是长江天险。

运会！”汤淼非常激动，他真诚的眼神里透出点点感激。周苏红伸出了自己的小拇指，和汤淼的手指紧紧地钩在一起……

整个比赛中，汤淼的心都系在周苏红身上。女排夺冠的那一刻，汤淼兴奋地从凳子上跳起来，结果摔在了地上。

当周苏红捧着奖杯下了飞机，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，眼尖的记者看见周苏红手里还捧着一个卡通玩具。“这是送给我一个好朋友的，因为他没能来参加奥运会，所以鼓励一下。”在记者的穷追猛打下，周苏红勉强补充了一句，可再往下她就不说了。在周苏红心里，这段恋情是隐秘的，她不想让汤淼有压力，因为她觉得她一路坎坷地走来很不容易。

回去后，周苏红悄悄把这个卡通的充气锤交给了汤淼，“你进攻凌厉，跳发球又刁又准，‘锤锤’这个绰号真是太适合你了。”接过这个礼物，汤淼笑了起来：“祝贺你！你们打得真棒，我觉得你的动作既干脆又完美，帅呆了！”汤淼真诚地伸过了手，这一次周苏红大胆地回望着他炽热的目光，久久地凝视，两人双双坠入情网。

由于周苏红的特殊身份，他们的感情发展得很隐秘，许多时候，汤淼只能传纸条给恋人，连个电话也打不成。周苏红非常珍惜这段情感，也渴望汤淼能出现事业的腾飞，于是她也顾不上矜持，频频给汤淼传纸条：“最近你的状态不错，拼劲扣杀勇猛，但防守还是弱项，要加大练习……”在爱情的神奇力量下，汤淼的技能全面大幅提高，连教练都纳闷这小伙

子最近是怎么了。2005年和2006年，汤淼和周苏红成为女排得分最稳健的选手，爱情让他们的事业双双出现高潮。

2006年夏天，周苏红过生日的时候，汤淼和几位男队员也应邀参加聚会，汤淼还演唱了一首《一路上有你》。最终，他们的恋情渐渐被细心的队友看出端倪。在队友们羡慕的同时，也有人提议：“你们真是一对金童玉女，瞧瞧‘锤锤和泡泡’，多么相配的一对！干脆你们一起开个博客吧，把爱情晒出来，让大家也一起分享！”一周后，“锤锤和泡泡”的博客便开通了。看着自己的爱情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，周苏红依偎在恋人怀里，甜美地笑了。

命舛夫妻坚强面对生活

不久后，周苏红和汤淼在上海悄悄领取了结婚证。领证的前一夜，两人再次钩指：“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！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，所以婚礼只能放在奥运会后举行。”

2007年6月13日，汤淼随上海男排飞往俄罗斯参加交流赛。走之前，他还给妻子写下了一首小诗。在汤淼心里，2008年是神圣且辉煌的时刻，他非常希望能和妻子一起登上祖国的领奖台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场劫难悄悄向汤淼逼近，只有几分钟的光景，这个朝气蓬勃的阳光青年便躺在了圣彼得堡医院的手术台上……

汤淼被接回上海时，周苏红早已望眼欲穿，看着病榻上插满各种管子的丈夫，她肝肠寸断：“锤锤，我在这里，你听

到我在叫你吗？”

值得庆幸的是，汤淼在接下来的第二次手术后，意识出现了清醒，并恢复了简单的语言功能。当他睁开眼睛看见周苏红站在床边时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了句：“老婆，我爱你！”

由于还肩负女排重担，周苏红不得不离开了。离别时，她一遍遍亲吻熟睡丈夫的额头，这个男人带给她无数的欢乐和鼓励，如今自己却不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陪伴他。周苏红含泪唱起了那首《一路上有你》，这首歌曾是汤淼多次唱给她的，如今她用MP3录下来，希望丈夫醒来后可以天天听到。她想让他知道，他们的爱情经得起任何考验，现在她正在为实现两人的奥运梦想而备战。

每个周末，周苏红都从北京飞到上海探望丈夫。有一次，她对公公说，“锤锤离开国家队的时候还留了些东西，我替他拿回来了。看到纸盒箱上他写的字，我哭了，我曾经还取笑他写的字像小学生，可现在在我多想他能多写几个字给我看看。他的训练鞋不脏，但我还是刷了，我并不勤快，只是心里有个美好的愿望，他会很快穿上这双鞋走路、跑步……”

2007年12月19日，已有好转的汤淼被转入北京博爱医院继续治疗，此时汤淼的头部和左手可以轻微活动。小小的进展让周苏红兴奋不已，“锤锤，我一定要等到你站起来的那一天，我们一起唱那首《一路上有你》。”让我们也祝愿这对相亲相爱的爱侣能战胜困难，重返赛场。（未经许可，谢绝转载）石命徽

斗减员很大。王震也由于积劳成疾导致胃出血，战士们硬把他按在担架上，让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。但是每当遇到其他伤病员时，他总是嘱咐战士把他抬下来，再把伤病员抬上担架，自己捂着胸口，艰难地步行指挥战斗。

8月下旬，部队进入五岭地区。虽然此时东江纵队已开始北上准备迎接，但是南下支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，于是党中央同意让其自由选择路线北上。王震率领南下支队，满怀遗憾地开始北返。

蒋介石害怕我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，立即纠集7个军15万人，在2000余里的战线上，对南下支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。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，王震率部奋勇拼杀，部队穿过江西、湖南两省边境，经过24天的艰苦行军，终于返回鄂南。9月26日，部队夜渡长江，胜利地回到鄂豫皖，与新四军五师再次会师。

中原突围再显本色

1945年10月中旬，南下支队在黄陂县进行恢复“第三五九旅”原名的整编工作，正式撤销了“南下支队”番号，编入中原解放区。王震担任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，负责保卫军区的西部和北翼。

1946年6月，蒋介石鉴于战争准备完成，突然以30万人马将中原军区部队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、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。危难时刻，王震再次及时指挥部队进行突围。

7月25日，部队进至长沟口、土地岭地区，再次陷入胡宗南8万人的重围之中。王震立即召开营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，他红着眼睛喊：“敌人对我军形成铁桶合围了，胡宗南铁了心要消灭我们，怎么办？我们

三五九旅是包围吗？不是！胡宗南瞎了他娘的狗眼，小瞧了我王震，小瞧了三五九旅！”

王震身先士卒，率领大家在崇山峻岭中左突右杀，与敌人在山隘口、山洞旁、溪流间炮战枪击。经过十天十夜的血战，终于摆脱了胡宗南的重兵堵截，突出重围，以血肉之躯铺出了一条通路！

紧接着，王震和指战员们忍受着极度的饥饿与疲惫，昼夜急行军。虽然国民党军分几十路纵队铺天盖地扑来，但王震率部部队势如排山倒海，再次冲出重围，与从延安来迎接的警卫三旅胜利会师。

8月27日，三五九旅指战员，回到了日夜盼望和思念的延安，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。延安人民载歌载舞，热烈欢迎这支远征归来的队伍。

王震到达延安以后，连家也没有回，便直奔毛泽东的住处。一见到毛泽东，王震十分激动地向他敬礼、问好。毛泽东紧紧握住王震的手，上下打量着他，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。王震那满头的长发，那瘦削的面孔和满腮的胡须，还有那褴褛的衣着，仿佛在向主席诉说着一路的风尘劳苦，诉说着九死一生的浴血艰辛。毛主席不禁热泪盈眶，连连感叹地说：“王震同志，你受苦了，你受苦了！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！”

这次长征，是南下支队为实现党中央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而进行的。在王震的率领下，他们跋涉2万多里，途经八省之地，共经过100多个县，冲破敌人100多条封锁线，血战300余次，平均每两天打一仗。虽然部队几遭全灭的危险，但终能化险为夷，实在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张治宇/文 摘自《文史天地》